

希望文库

指痕



xi wang wen ku

刘彤 / 著

远方出版社



指 痕

刘彤
著
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奇铁英

封面设计:杨 静

指 痕

作 者	刘 彤
出 版	远方出版社
社 址	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邮 编	010010
发 行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朝教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印 张	8
版 次	2005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5000
标准书号	ISBN 7-80723-006-1/I·4
本册定价	20.00 元

远方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远方版图书,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。

作者简介

刘彤：男 38 岁 安徽省芜湖市人，大学文化。中学时代就开始业余文学创作，作品散见于各大报刊、杂志，体裁涉及小说、散文、诗歌等。

作为一个业余的文学爱好者，近几年来写作热情较高，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计数十万字，基本在网络媒体发表，和一大批网络文学爱好者进行了互动交流。

如今笔耕不辍尤爱抒情散文，古典诗词创作。活跃在文学网站“红袖添香”，两陆文学社区。现任两陆文学社区“情感四十”，“花开的声音”等文学论坛版主。

喜好文学、美术、书法、摄影，为安徽省书法家协会会员，目前就职于本地一家港资企业，从事市场营销工作。

序 言

当闻悉我的文集要出版时，我非常的兴奋：其一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出版我的这些散乱罗就的，我以为不是很成熟的文字。其二，我觉得是件好事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是将我钟爱的文字精心地装帧起来，为赠给我的爱人作个纪念，日后也可告诉我的孩子，这是她父亲用心血种下的一颗开花的树。其三，就是我的这个梦可以实现了。

喜欢文字，但写的不多，自二〇〇三年踏入文学网络并涉猎网络文学之后，创作激情高涨，也因此进入了我的一个疯狂写作的时期。不讳言，是网络让我得以遇见了我梦寐以求的爱人，是爱情，一份迟来的爱燃起了我无限的创作热情。

关于小说，目前我从未涉猎小说创作，也是因为读的多了。作为一种尝试，一下子就写了十几万字的小小说，回头看了，自己也觉得稚嫩的可以。

且将自己定位于千千万万文学爱好者里的一员吧，不要什么商业影响，不要什么虚名，寂寞地写作寂寞的文字，有时候还可以用它取暖就行了。我的第一本正式出版的文集，当我闻到它的油墨清香时，心底一定会涌动出温暖的感情，感激生活，感激爱情，感激多有我爱的和爱着我的人。

2005年元月十一日晚
于苏州



红莲梦.....	(1)
玉箫情缘	(20)
红尘劫	(57)
暗 夜.....	(141)
猪 头.....	(144)
变味的夕阳.....	(146)
小小说二则.....	(148)
指 痕.....	(152)
朝露之恋.....	(236)

红莲梦



【忆江南·白居易】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。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，能不忆江南。江南忆，最忆是杭州。山寺月中寻桂子，郡亭枕上看潮头，何日更重游。

1

三月江南，桃红柳绿。陌上春草青青，原野或驿路上游人旅人三两成行。望眼处青山朦朦，四水如烟。

青桐公子，安庆桐城人氏。其父曾官居朝中二品大学士，因个性秉直，多有得罪当朝权贵，故提前告官回乡赋闲。庆历六年，青桐公子中举，并未谋得官职，终日以读书出游为乐。有提亲者鱼贯，其皆不入心，其父慨然。

又是三月，好山水情趣之青桐意欲去杭州一行。检点简陋行囊，轻舟出行，夹岸山水葱茏，一路好生兴致。

六、七日，水陆换行抵达杭州，择一临近西湖客栈先行歇下。凭窗可眺西湖之浩渺烟波，柳浪婆婆，甚是喜欢。

二

翌日晨起，公子沿山路登玉皇山。只见万木葱绿，百草芬芳，



林鸟啁啾，清涧潺潺，不觉心旌神摇。

信步登临，清风拂袖，已近半山而无半丝劳顿之意。于一树木豁口间可一眺整个湖光。故公子暂歇，领略一番高处观景的意兴。

正意兴盎然间，忽听得有女子笑声传来。公子转头望去，见树林掩映间有两人踪影。从身形可看出皆为女子。一青衣、一绿衣。二人斗笑嘻嘻之声远远传来。

青桐好奇，便移步过去意欲看个清楚。待行得近前，已不见二人踪影。青桐略显抑郁。正待转步间，见草中落一物件，拾起方知是一罗帕。罗帕为青绿色，中绣一红莲，红莲呈盛开状，莲叶婀娜，栩栩如生，可见绣工精致。有阵阵花香扑鼻，青桐识得此乃荷香，竟觉奇异，莫不是此帕中红莲生香？

公子兴致所致，决意寻访。仔细辩看，见林中有一小径，不甚明显，但有人踏过之踪迹。公子蹑履沿小径一路寻去。

三

约行得二、三里路程，见远处松林掩映间有一青砖庭院，四围飞檐斗拱。似有青烟自院内袅袅盘旋。

公子大喜，估计此处应是那两女子居处。

于心中思忖好辞令，青桐举步近前。只见朱漆大门虚掩，好似知有客来一般。

公子轻叩门环，半晌无人应答。

无奈，公子只得推门而入。跨过尺余青石门槛进得院内，只见满院桃花葳蕤，东西两侧各有一池，池中荷叶田田，荷花茂盛，且一色的红莲。公子不禁惊讶，荷花方入夏才得茂盛，缘何三月间此处荷花尽放？





见院内无人，公子不便贸然。于是驻足赏莲。见这满池的红莲，极尽妖娆，香气袭人。总觉着有股子仙灵的气息。看这红莲，绝非乡野间寻常之物，就存了些疑虑。

约莫半柱香的时辰，青桐听得一莺莺话语传来：

“公子乃何方贵客？缘何不请自来？”

青桐一惊，回头看来，是那绿衣女子。娥眉，眼若秋水，肤色极白，身段婀娜，摄人的艳丽，如自家画中所见仙女一般标致。青桐打了个寒噤，是惊诧才是，如何世间竟有这般艳丽的女子。公子一时语塞，只在那里愣住。

噗嗤一声，那女子见青桐局促模样，竟先笑了起来。用袖子掩口，模样甚是娇艳，令青桐愈加迷糊。

“是误闯寒舍的么？”那绿衣女子见青桐局促，又主动发话来问。话音软滑，极其爽心。

青桐竭力定神，半晌才应到：

“请恕小生冒昧，先前我是扣了门的，无人应答，于是就唐突进了来。还请小姐宽恕。”

“哦，不知者不怪，只是我院内皆为女眷，生人造访多有不便。还望公子说来，所为何事？”绿衣女子答道。

“哦，这位小姐，我方于山中游玩，见林中失落一罗帕，就循小径找来，不知是否小姐所遗？”青桐说着取出罗帕递过。

绿衣女子接了看过：

“是，是我姐姐的罗帕，上有红莲。难得公子如此有心，这里代姐姐先行谢过。”说完只是笑，并无后话。

见那女子并无再邀，青桐很是落寞。于是匆匆告辞。





青桐意兴索然地回至客栈，天色已晚。腹内饥饿，要了一斤水酒，几个小菜，于临窗一桌子吃将起来。由于心内郁闷，旋又添了水酒，直吃至夜半，醉倒后在小二搀扶下回至客房歇息。

不知睡了几时，昏昏然间，竟隐约觉得有人在唤：

“公子、公子。”

无奈眼睛晦涩，虽竭力也难以睁开。朦胧间可隐约见女子身形。

4 一直近翌日中午时分，公子方睁开眼，头痛欲裂，周身软痛无力起身。直至听得门外有人走动才用低微的声音唤道：

“小二哥、小二哥”。

无人回应。

几近晚间，小二才推门进来，说公子昨晚醉酒，今日整日不见下来，有些担心就进来看看。见公子神情十分萎靡，近前探手摸来方知公子头烫得惊人。

公子吃力地摸到一块碎银子交与小二，唤他请个郎中过来。

这一病就是十数日，每日里吃食皆由小二送进房来。十日来，青桐只是反复记忆那些女子的枝节，似成了一块心病。

今日，虽身形有些飘摇，却可下床走动。着小二熬些稀粥喝下，精神好了许多。算来离家已半月左右。

公子换了件白色锦袍，正出客栈，小二唤道：

“公子哪去？你大病初愈，不便再惊得风寒。”

“不妨事，不妨事，我只出去走走，并无大碍。”公子笑答出得





门去。

门外依旧春意盎然，桃花艳丽，湖光潋滟，游人如鲫。

公子无心赏玩，一径循玉皇山方向而去。

沿途散见游人，凡见女子公子必定仔细辨看，扫兴皆不是那日所见女子。

于那日歇息撞见女子之地，空寂无人，只偶尔有飞鸟扑簌穿林而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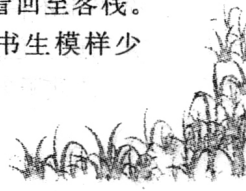
公子悻悻然。四顾寥落山林，依旧郁郁葱葱，花草闲适于春风之中。

沉想片刻，公子决定再去那女子宅院寻访。沿那曾经走过的小径一路而去。周遭花草香气扑鼻，虫蝶飞舞翩翩，如若仙境，妙趣天然。

凭记忆来到那日所至地境，公子放眼望去，疑是眼花，只见杂树桠杈，百草茂盛，哪里有只墙片瓦？

待再揉眼前看来，确实如此，那日偌大一进宅院了然无存。公子不禁愕然，目瞪口呆。

七



青桐立于此呆了半晌，四围山风、飞鸟抑或止住了声响，寂静无声。

青桐忒是不信。偌大一进宅院怎会了然无存？那活色生香的莲花池呢？如何就似人间蒸发了一般？

不成是南柯一梦？若不是梦幻，眼前一切分明蹊跷之至。那绝色女子莫不成是鬼魅神仙？那般绝色女子实乃平生罕见。

青桐在这林内胡乱猜疑了良久，也不知如何糊涂着回至客栈。郁郁中，便叫了酒来吃。正寡欢吃将间，邻桌过来一书生模样少年。发话说：



“这位兄台，小生欧阳方鸿，这二日来几见兄台独自饮酒，且一饮求醉，恐有难事？如蒙承幸，小生能否襄助一番？”

青桐迟滞抬眼去看，见此少年齿白唇红，浓眉清目，满目清纯，煞是英俊。身着浅绿缎子锦袍，腰缠白色玉带。一看即是官宦人家公子少年，风流倜傥间却显出稚嫩。青桐忙答：

“这位欧阳公子请坐。”

欧阳方鸿也没承让，于青桐侧位坐下。青桐唤到：

“小二哥，再与我上副碗筷，添二斤酒来！”

二人举杯互敬，叙将起来。

“兄台乃何方人氏，到杭州公干么？”欧阳先行问道。

“我乃安庆桐城人氏，小姓郁，字青桐。素喜游山玩水，来杭州只因喜欢此地风光，相隔一段时日总来走走。”青桐答道。

“欧阳公子是何方人氏？”青桐接问。

“哦，我乃浙江绍兴府人氏，和兄台一般，也好山水之趣，只求不羁。”欧阳公子答道。

“兄台出门游乐，该欢喜才是，如何终日郁闷？”欧阳问道。

青桐端得酒盅饮了一杯，叹息一声，见欧阳方鸿非市井刁滑之样，便将这一行来杭州所遇蹊跷之事简略告之。

欧阳听罢亦是满面惊诧，连连摇头。

八

问过年庚，青桐长欧阳两岁。

欧阳说话：

“青桐兄，尔所说此事，愚弟姑且信其有。所‘姑且’二字，实乃余平生不信有鬼狐神仙之说。看你所言又不似姑妄狂言，只觉怪异而已。但尔切不可因此忧郁成疾，合当是一梦而已罢。”

“欧阳老弟，权且放心，愚兄只是觉得奇异。这等奇异之事一





生里可遇几回？以往只于书中得见神仙传说，今亲遇此事莫不是有幸？不寻个究竟出来我何甘心！”青桐陈词道。

见青桐如是说，欧阳也不好再辩，只是心中疑虑不可消除。也以为青桐自有其理。就说：

“但请问兄台如何寻其究竟？所有一切皆如人间蒸发一般，又哪里去寻？莫不成终日厮守杭州是为等待上天解梦？”

“先寻一段再说，我心意已定。”青桐答道。

“那，好吧，如兄台不弃，愚弟愿陪你一些时日，我亦无事。”欧阳方鸿一片热肠。

青桐也觉一人郁闷，见欧阳方鸿清雅兼具豪爽正气，就应允了。二人也可结伴出游、说话。

临晚，欧阳方鸿请青桐泛舟西湖。

浩浩淼淼一西子湖，晚风和畅，波光在明朗的月色下粼粼有致。湖面夜色中，数只画舫轻盈，画舫上飘来笙歌连连，美伦美奂。

欧阳问道：

“青桐兄，也叫个琴娘来船上奏曲如何？”

“欧阳老弟做主便是。”青桐答道。

不一会儿，一个琴娘上了画舫。二位吃着酒，任这琴娘抚曲助兴。

一曲《高山流水》古筝曲，这琴娘是十分的娴熟，但由于尔等终日卖艺，曲子里总感觉是敷衍的晦涩。看人家讨生计不易，二位也没多言。

几支曲子奏罢，欧阳公子抬手给了那琴娘一锭约莫一两的银子，琴娘谢罢离船。

见欧阳出手阔绰，又见其并无市井俗气，青桐问道：

“欧阳老弟家里是做什么营生的？”

“哦，家父乃当朝兵部右侍郎，在浙江多处有自家生意。我不喜官场，亦不谋取官职。”欧阳方鸿说起来轻描淡写，并非刻意。见





其小小少年有如此气度，青桐心生敬意。



九

泛舟至夜半回客栈歇息。天明，青桐邀欧阳一并去玉皇山寻访，欧阳欣然应允。

一路风景不看，二人径直来到青桐当日驻足之地。二人于那宅院当日所在之处站到腹饥亦不见半点人迹。二人只得回转下山。欧阳方鸿提示明日叫一童子挑一食盒上来，二人即可饮酒叙话，省得寂寞。青桐觉得有理。

第二日起，二人因有酒食陪伴，就不觉枯寂。二人吃酒，说着话儿，时辰过得也快。

如此一连七、八日，这欧阳方鸿也见耐心，二人好似多年至交一般，本不像才相识数日。莫不是二人天生投缘。

第十日，风雨交加。晨起后，青桐看看欧阳。那欧阳神情自然，先就笑说：

“风雨何妨?!”

青桐欣喜，二人擎伞，叫童子穿了蓑衣挑了食盒一并上路。

山路湿滑，雨中山色愈加青葱欲滴，倒也养眼。

雨渐渐稀落，路途好走得多了。转过一片林子，二人抬头间均差些失声惊呼。

林子中间，分明是一进堂皇的院落，青桐一看，正是当日所见那偌大的宅院。

十

此番，最是意料之外的应是欧阳方鸿。于青桐心内所想以至于生出幻觉来都合常理。而于欧阳方鸿，即使倾其二十余年之所

8





有见闻也难以想像有此般不可思议之实。一时间主人皆傻愣无话，呆若木鸡。挑食盒之童子见二人状态甚觉好奇却没敢多言。

多半个时辰，欧阳方鸿缓过神来看了青桐一眼，眼神十分之复杂。尽管其心中疑虑，但这诺大个宅子不会于一夜间从草地里冒将出来吧。看着青桐，手心乱搓，也不知如何是好。

青桐缓过神来最大的是惊喜，喜的是这十多日来的辛苦没遭废弃。恁是于此等宅子的出现，同时让欧阳方鸿寻得个踏实，果不虚言。

青桐招呼欧阳一声：

“既如此，还是过去一拜为好，且与我来。”

着童子不动，二人移步过去。

近前，青桐抬阶欲叩门环，始见一青铜将军把门。大失所望。

欧阳方鸿知情劝道：

“青桐兄，汝当高兴才是。没废了这多日辛劳。如今这宅子再现，分明是好事一桩，也委实让愚弟大开眼界。既现了，亦不会即刻消失。恐主人也未行远，或可早早归来。我等姑且于此等候为是！”

青桐无奈，见欧阳一番语句诚恳，也好如此，况又别无良策。

一直等到日落时分，酒也吃了两顿，不见宅子主人归来。天色渐黑，山间愈加寒冷。欧阳方鸿此时也欲与青桐一并等将下去。见青桐瑟缩，便言道：

“青桐兄且于此等候，余且下山取来两件披风籍以御寒，尔大病初愈，不可再生周折。”说罢携那童子下山。

十一

不多时候，欧阳方鸿挑灯转回山上，手里多了披风，又提了食盒。





二人着了披风还有寒意，故吃酒暖身。一直近丑时尚不见主人回来，二人困顿，加之酒劲上来，均双眼朦胧，混混沌沌席地半睡起来。

迷蒙间，青桐隐约听得有声音在唤：

“公子醒来、公子且醒来，冻坏身子如何了得！”

青桐竭力睁开眼睛，见二女子挑灯立于身前，借灯火可见前一绿衣女子乃那日说话之人。其身侧是一红衣女子，虽灯火不明，亦足见其身形是娉娉婷婷，万般袅娜。青桐局促间记得推醒欧阳方鸿。青桐率先躬身施礼：

“小生青桐见过二位小姐。”

“小生欧阳方鸿亦见过二位小姐！”醒过神来的欧阳方鸿亦连忙施礼。

“二位公子不必多礼，这山中夜半寒冷，缘何夜半在此受累？你不是那日送还罗帕的那位公子么！姐姐，这位就是送还你罗帕的那位青桐公子。”那绿衣女子浅笑问道，还转头向身侧的姐姐说起青桐。

“哦，多谢青桐公子送还我那罗帕，那是我心爱之物。有劳了。”红衣女子转将过来作了个揖，语调莺莺软滑，娇媚异常。于青桐听来说不出之养心。

“室外寒冷，如蒙不弃，二位请进得屋内吃些热酒暖暖才是，也好代我姐姐再次谢过，上次未留青桐公子进一步说话已被姐姐责怪了。”绿衣女子嗤嗤笑了一声请道。

“二位公子赏面请来寒舍一坐。”红衣女子追来一句，直摄青桐魂魄。

二位女子于前引路，青桐、欧阳随后，此番是带着别样心境的，此二女子身世飘忽，不知是仙是妖，故二公子多些忐忑。青桐于心底希望尔等是仙。

借熹微月色，青桐又见到是日所见莲池。池中莲花依旧茂盛，





清香四溢。欧阳方鸿亦被一阵扑鼻的荷香所动，奇异这香竟是所闻莲花香气中从未有过的，便觉神秘有加。

青桐二位被引至厅堂坐定，绿衣女子将四围灯悉数点亮，霎时厅堂内弥散轻柔光华。粉红调子，满是暖意，透着女子闺阁气息。青桐发觉，所有的灯皆为莲花形状，甚觉喜欢。

红衣女子相陪，绿衣女子转至后堂。

一时无话。青桐偷偷打量眼前红衣女子。见这女子比那绿衣女子多些沉静，眉眼更精致一些，只是眉宇间透些淡淡忧虑之气。这一细打量，令青桐有种摄魂摄魄的惊悸。青桐不敢多瞧，只得转眼打量厅堂格局。

旋间，那绿衣女子准备了几样精致的小菜转来，置于一雕花圆桌上，又烫了两壶酒上来。招呼青桐、欧阳坐将过来。

给每人面前碧玉酒盅满上，红衣女子端将酒盅发话：

“二位公子请了，一点水酒，匆忙不成敬意，小女子在此再次谢过青桐公子。”说话间，眼波似水，妩媚自然流转，无半丝做作之意。

青桐、欧阳举杯饮尽，只觉此酒中亦有莲花生香。

青桐凝神答道：

“一点举手之劳，蒙小姐几番挂齿，小生汗颜。还望小姐不必挂心才是。”

红衣女子微启朱唇，一丝笑意荡漾开来。

“敢问二位小姐如何称呼？”欧阳方鸿倒是率直，发话就问。

“哦，我名青莲，姐姐名红莲。”

青桐心想，名虽不很精巧，但冠此二女身上却是那般妥帖。那二女子直似两朵含苞水莲。转头看那欧阳方鸿，脸上分明尽扫疑惑之色。

席间各人絮叨些闲话，青桐不便相问，二女子却闭口不提这宅院消失之事。青桐虽有疑惑却也奈何不得，兀自于心底叹息，面色上却不敢流露。

